

人猿泰山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猿泰山 / (美)伯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 毕可生, 孙亚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Tarzan of the Apes
ISBN 7-80657-198-1

I. 人... II. ①伯... ②毕... ③孙...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492 号

书 名 人猿泰山(3) 兽王救子
作 者 [美国]伯勒斯
译 者 毕可生 孙亚英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27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98-1/I.175
定 价 全套(共 8 本) 96.00 元
本册 1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绑架婴儿	1
二	被放逐到荒岛	10
三	海湾的野兽们	21
四	大猎豹	31
五	莫干壁	40
六	一群骇人听闻的船员	50
七	误入敌手	61
八	死亡之舞	72
九	殷勤掩盖的阴谋	84
十	那个瑞典人	95
十一	坦布萨	106
十二	一个黑人恶棍	116
十三	逃亡	127
十四	独自在丛林中	135
十五	在乌干壁河上顺流而下	144
十六	在夜晚的黑暗中	153
十七	在金凯德号的甲板上	162
十八	鲍勒维奇策划复仇	171

人猿泰山3

十九	金凯德号的沉没	182
二十	重返丛林岛	187
二十一	丛林中的天理	198

一 绑架婴儿

“整个这件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向多方面都打听过了,无论是警察局还是特别谍报机关,都说不出所以然来。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比大家知道的更多。总而言之:尼古拉·罗可夫越狱了。”得·阿诺这样说。

格雷斯托克勋爵(就是原来的人猿泰山,现在他已正式承袭了贵族爵位)这时正坐在他的老友海军少校得·阿诺的屋里,听了这话,他沉默地坐着,两眼凝视着自己的靴尖。他在想:自己的死对头已经从法国陆军监狱里逃跑了。当初罗可夫入狱,是自己做的证人,证明了他国际间谍,可谓人证物证俱全,才把他判了无期徒刑。如果再往前追溯,罗可夫多次谋害自己,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现在让他从监狱中侥幸逃出,他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想方设法图谋报复,而且以罗可夫的性格看,准会下毒手。泰山想到这里,深感自己不能不认真防范。

原来,泰山最近偕同夫人,带着儿子,到伦敦来小住。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全家曾去探望泰山在蛮区的老友——现在属于乌济尔区的瓦齐里村,也就是泰山曾经当酋长的那一片广阔土地。因为那里恰逢雨季,不适于居住,

人猿泰山3

尤其琴恩和孩子更是无法适应 ,所以才到伦敦来。

泰山从伦敦乘海轮来到巴黎 ,专程来探望得·阿诺 ,却没想到从老友口中听到了这么个消息。他心里很不痛快 ,决定立刻起程回伦敦去 ,那里的妻儿需要自己的保护。

泰山沉思了一阵说 :得·阿诺 !这件事如果单就我一个人来说 ,没什么可怕的 ,过去曾经有很多次罗可夫跟我勾心斗角 ,到最后取胜的是我 ,但现在不同了 ,我有了家室 ,让我担心的是这一方面。假如我猜得不错 ,我想罗可夫一定会很快向我的妻儿下手 ,他这样做 ,比直接加害于我本人要厉害得多。我必须马上回伦敦去 ,除非罗可夫死了 ,或者又被捕获 ,否则 ,我决不能离开琴恩和孩子。”

当泰山和得·阿诺在巴黎谈话的时候 ,在伦敦郊外的一间草屋里 ,也有两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一个满面胡须 ,另一个人虽也有胡须 ,但像不久前才留起来的 ,脸色却很惨白 ,看似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太阳。他转过身对那留络腮胡的人说 :你一定得把胡子刮掉 ,免得被他们认出来 ,坏了大事。我觉得该商量的 ,我们俩都考虑得够周到了 ,现在可以就在这儿分手 ,明天在金凯德号船上再见面。希望我们的计划一切顺利 ,明天就把那两位贵客带到船上 ,不出两个小时 ,我可以先把一个带到多佛 ,如果你照我的安排做 ,你那边也顺利的话 ,明天晚上 ,另一个也可以被请到多佛了。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会赶回伦敦来的。我们这次的努力 ,一定不会白费 ,不但会得到大笔的钱 ,还会得到解恨之后的满足。鲍勒维奇 !我们的成功 ,得感谢那些愚蠢的法国人 ,你想 ,他们在我越狱之后 ,过了多少天 ,才宣扬出来

人猿泰山3

啊！我们能有这个空隙，一切安排，时间都很充裕了。这可真是好运气！现在我要走了。”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有个人到得·阿诺家来送电报。他问：“这电报是给格雷斯托克爵士的，他在这里吗？”

得·阿诺家应门的仆人说爵士还在这里，立刻在回执上盖了印章，把电报带到里面去呈给泰山。这时泰山已决定要回伦敦去了。

泰山把电报拆开一看，立刻面容失色。他一边把电报递给得·阿诺一边说：“你看！不出所料，事情已经发生了！”

得·阿诺接过电报来，只见上面写着：

新雇的用人带杰克到园中，被人拐去。盼速归。

琴恩

泰山到了伦敦车站，坐了家里来接的车子，火速回家，琴恩早在倚门而待了。她神色焦急忧伤，把孩子被拐的经过详细告诉了泰山。原来孩子坐在童车里，保姆推着他，在门前的阴凉处玩耍，忽然来了一辆窗帘拉得很严实的汽车，停在街道转角处。保姆只顾照料孩子，没怎么注意那辆车。她只以为那辆车在等候乘客，因为汽车停住之后，没见有人下车，而车也并没有熄火，还在突突突地响着。正在这时候，家里新雇来的仆人卡尔跑出去对保姆说，女主人有要紧事叫她，要她赶快去，小杰克可以由他代为照顾一会儿。保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有歹意，于是把杰克托付给卡尔，就

人猿泰山3

急忙回宅里来了。她刚要上台阶,忽然想起还要叮咛卡尔一件事,就是夫人经常吩咐的,别让强烈的阳光直射孩子的眼睛。哪知她刚回过头来,就见卡尔推着童车,直向街道转角处跑去,她同时看见汽车门也开了,露出一张带胡子的脸来。保姆见情况不好,惟恐孩子有危险,赶紧转身追出去,可是没等她赶上,卡尔已抱起孩子,交给车上那大胡子了。保姆一看急了,拼命向汽车追去,可是没等她追到,卡尔居然也跳上了那辆汽车,把门关好,司机才要启动,不知车子的什么地方出了点故障,保姆以为这下有希望追回孩子了,哪知司机把汽车向后退了几步,就一直向前开走了。就在这一小段时间里,保姆抢着踏上了汽车的踏板,她想从劫匪手中夺回孩子,当汽车开动的时候,她攀住窗口,拼命喊叫,可是,汽车越开越快,卡尔伸出拳头,对准保姆脸上一拳,把她从踏板上打下来,倒在地上。当保姆大声喊叫的时候,闹得很厉害,惊动了家里和邻居的仆人,都出来看了。琴恩当时也听到了叫声,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赶快出来看,还亲眼看见她和绑架者拼命争夺,琴恩也赶了上去,可惜保姆已经跌下车来,干什么都不及了。

杰克被拐跑的事,琴恩只知道这么多,至于是谁干的,她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泰山说起罗可夫从法国陆军监狱里逃出来了,他们俩都猜到这可能是他的报复阴谋。

他俩正在商量怎样救回杰克,忽然右边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泰山赶忙去接电话。

电话里传来声音:“是格雷斯托克爵士吗?”

泰山回答:“是的,是我。”

人猿泰山3

那人又继续说：“令郎被人拐走，只有我能帮你把他救出来，我熟悉绑架集团里的一切秘密，因为我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原先想从他们那儿分得点好处，后来他们因为分赃不均，就过河拆桥，要把我排挤在外，我气不过，所以想报仇。现在我愿意为你效劳，条件只有一个，只要你对我不咎既往就行了。你的意见怎么样？”

泰山回答说：“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带我到他们藏我儿子的地方去，以往的事，我决不追究。”

“那么，好！我们算说定了。不过，你既然信得过我，你就一个人来，我相信你宽宏大量，而且言而有信，我不愿意在别人面前露出我的真面目。”

泰山答应了他这个条件，紧接着又问他：“那么，我到什么地方找你呢？”

那人说了个地方，是多佛靠近海边的一家小酒店，他还特地补充说，那是水手们常去饮酒的一家。泰山问他什么时间，他说：“今晚十点左右，我一定在那里恭候，但是，请你别来得过早，免得引起周围的人疑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令郎现在决没有危险，等我们见了面之后，我领你一同去。但你千万记住，要一个人来，别惊动了苏格兰场的警察局。我是认识你的，我会注意到你来了没有。倘若你不照我们约定的去办，那可就别怪我不守信用了，此后，我也不会再来找你。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失去这次机会，令郎今后会出什么事，我可就不管了。”那人说完，没等泰山回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泰山挂上电话之后，把整个内容都告诉了琴恩。琴恩

人猿泰山3

出于母爱，坚决恳求和泰山一同去，泰山认为不妥，说：“打电话的人说只准我一个人去，听他口气，还十分坚决。如果他看见去的是两个人，他一定不肯见我，那岂不误了找回杰克的大事？”泰山说完，匆匆和琴恩告别，一刻不停地赶到多佛去了。临行前还嘱咐琴恩在家里等候消息，有什么情况，自己会马上用电话通知她。

泰山不可能未卜先知，和琴恩这一分别，中间要经过多少艰难险阻，重逢之日又是怎样遥远，这岂是他能预料得到的呢？

泰山走了之后，琴恩独自一人呆了十几分钟，觉得时间漫长，坐立难安，只有在地毯上走来走去。人间再没有比母爱更伟大更无私的了，何况，琴恩现在还只有杰克这一个独子。平日只要一会儿没看见，都要挂念，这次被仇人劫去，生死未卜，她怎么能不心急如焚呢？她虽然相信泰山一个人去也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而且打电话的人又答应得十分肯定，想想那些话也说得入情入理，确实是个了解内幕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琴恩凭直觉，总感到丈夫和儿子似乎都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她越想越觉得不安，仔细琢磨刚才的电话，心里忽然涌起了两种恐惧：莫非歹徒想把肉票运出去，有意分散他们夫妇俩，使他们无法共同对付这件事？莫非是编一篇谎话，以杰克做诱饵，引诱泰山再度坠入罗可夫的罗网？罗可夫也许真要下毒手了，把父子俩一网打尽！

琴恩想到这里，睁大了两眼，恐惧到了极点。她凝视着挂在书房角落里的自鸣钟，正在嘀嘀嗒嗒地走着。自鸣钟

人猿泰山3

提醒她 ,如果上多佛去 ,想赶上与泰山同车 ,已经不可能了 ,必须乘下一班车 ,也许能在十点之前赶到多佛那个小酒店 ,这样 ,她或许能比泰山先到。

她定了定神 ,打定主意 ,立刻吩咐仆人和司机 ,叫他们准备好简单的行李和汽车。几分钟之后 ,她已经坐汽车到了火车站。

那天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泰山已经到了多佛海港 ,按着打电话人所说 ,找到了靠海处一家肮脏的小酒店。他刚走进去 ,就有一个人迎面过来了 ,那人帽檐压得很低 ,看不见脸 ,从泰山身边擦过 ,低声向泰山说 :“ 爵士 ,请跟我来 !”

那人头也不回 ,一直向前走去。泰山心里明白 ,他就是方才打电话的人 ,于是就跟着他走出酒店 ,拐进一条黑沉沉的小巷。出了这条狭窄的小巷 ,更加黑暗了。靠近码头的地方 ,堆着许多行李和箱子之类的东西 ,这都是准备启运的物品。泰山在这里站住了 ,问 :“ 我的儿子到底在哪里 ?”

那人回答说 :“ 你看见泊在港里那条有亮光的小船吗 ? 就在那船上。你放心地跟我走吧 !”

泰山在黑暗中仔细打量那人的面貌 ,觉得完全不认识。原来 ,这人就是鲍勒维奇 ,他剃掉了满脸的胡须 ,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加之在黑暗里只能看见大致轮廓 ,泰山自然认不出来。泰山哪里会料到 ,正是自己前边这个人 ,包藏着阴险的祸心 ,把自己一步步诱入罗网呢 !

鲍勒维奇边走边对泰山说 :“ 匪徒们现在都不在船上 ,他们以为把孩子弄到船上就万无一失了 ,只留了两个水手看守着 ,刚才我等他们上岸之后 ,已经把两个水手灌得酩酊

人猿泰山3

大醉了 现在金凯德号船上等于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下船去 救出令郎 平平安安出来 决不会有人阻挡我们的。”

泰山点点头说：“既然如此 我们就快去吧！”

那人领泰山走到码头 那里正泊着一只小船 他们上了小船 鲍勒维奇划着桨 小船迅速向金凯德号划去。泰山只是急于想在几分钟之后 就把心爱的儿子抱在怀里 根本没有心情去仔细观察别的 他没有注意到 金凯德船的烟囱里 已在冒着缕缕的黑烟 说明机器已经在启动了。

到了金凯德号船边 见有一架软梯挂下来 泰山跟着那人爬了上去。走到船的后舱 那人指着一个舱口说：“令郎就被藏在这个舱里 我想 还是你一个人下去抱他出来好 万一他看见生人啼哭起来 也许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站在这里 替你望风吧！”

泰山听那人说得有道理 因而没有多想 加之救儿子的心情非常迫切 就没顾得留心周围环境。甲板上虽然一个人影都没有 但船上的机器已经发动 一阵阵的浓烟从烟囱里直往外冒 分明是就要开船的样子。他听信了鲍勒维奇编得天衣无缝的一派谎言 毫不犹豫地顺着漆黑的阶梯走向底舱。他还没走完阶梯 只听得头顶上一声响 舱口的门竟然关上了。

泰山此时才知情况不妙 感到可能已经中了诡计 不但救不了杰克 自己恐怕也出不去了。他急忙返身向上走 想打开舱门 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他只得又往下走 想看个究竟 擦亮一根火柴照了照 才看清楚 原来这间舱和别

人猿泰山3

的舱完全隔开 ,除了刚才进来的那个舱门之外 ,再没有其他
的进出口了。泰山这才明白 ,自己被关在一间底舱里了。

泰山仔细看了看舱内 ,一个人也没有 ,杰克如果真在这
条金凯德船上 ,也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泰山过去在丛林里整整生活过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他
独往独来 ,没有做伴的人 ,因而养成了一个习惯 :喜怒哀乐 ,
总是深藏心底 ,不形于色。现在被诱入陷阱 ,几乎可以说身
处绝境 ,但他仍旧不露声色 ,非常镇静 ,并不感到恐怖和绝
望。他仔细检查着周围 ,例如舱板的薄厚 ,从底下到舱口的
距离等等 ,不一会儿工夫 ,他对这些都了如指掌了。

正在这时 ,听到机器轰隆的声音 ,知道船已开行了。泰
山心里在暗暗思忖 :船要往哪里开 ?这些歹徒会怎样对付
自己 ?正在思考着 ,忽然听到在机器轰响声里 ,夹杂着一声
悲惨的呼叫 ,那声音分明是一个受惊的女人发出来的。

二 被放逐到荒岛

泰山跟着那个给他带路的人才走到黑暗的码头上时，有一个脸上蒙着厚厚面纱的女子，也正从一条小街上匆匆走出来，走到一家小酒店门前，站住脚，辨认清了酒店的招牌，推门走了进去。

酒店里有二十多个已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一些在码头上做零工的闲汉，嘴里正在不三不四地闲聊着什么。忽然看见这位衣着华丽的女子进来，大家不觉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而酒店里那些女招待，却只盯着这位女客人的华丽服饰，眼睛里流露出了一种掩盖不住的羡慕和嫉妒。可是那蒙面纱的女子一点也没去留意周围的目光，她一直走到女招待面前，问道：

“请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位身材魁梧、服饰考究的先生，和这里另一位客人，一同出去了？”

女招待回答说有的，可是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哪里去了。那位蒙面的女子听了，表现出了惊恐和焦急，正在踌躇之间，恰有一个要喝酒的水手走进来，听到了她刚才的问话，于是插嘴告诉她，方才是看见了这样的两个人，从酒店里走出去，向码头那边去了。那女子说：

人猿泰山3

“请你跟我一同出去,把他们走的方向指给我看,可以吗?”她边说边取出一个先令,给了那水手。

那个水手得了钱,高高兴兴地带她到码头上去,在黑暗中,能看到远处水面上有只小船,正向那冒着黑烟的金凯德号汽船划去。只一会儿工夫,小船已靠近金凯德号汽船了。那水手指着前面说:

“那小船上坐的两个人,不正是你要找的人吗?”

这蒙面女子一看,非常焦急地说:

“如果你能帮我找一只小船,追上他们,我愿意送给你十个金镑。”

那水手说:

“既然要追,就得赶快,因为我刚才听到金凯德船上的水手说,那汽船三小时之前已经生了火,只为要等候一个客人,他们要等的,也许就是这小船上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汽船很快就会开,我们得想法赶紧追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说着,带她走下码头,扶她上了自己的小船,自己也跟着纵身上船,用力划桨,尽快前进。没划多少时候,小船已靠上大船,水手急于向她要钱,那蒙面女子随手掏出一沓钞票,来不及点数,就放在了他手里。那水手接过钞票看了一眼,远远超过女子原来说的数目,大喜过望,于是分外卖力,扶她上了软梯,自己的小船还泊在旁边,希望等这位阔绰的夫人再乘自己的小船回去,说不定还会挣一大笔钱呢。谁知那蒙面女子才爬上金凯德号,金凯德号的铁锚已出了水面,船身开动,直向海口驶去了。

人猿泰山3

水手一看这情况,断定那位女士再不会乘自己的船回去了,便驾着小船独自往回划,还没划出多远,就听见金凯德船的甲板上发出了一个女人的惨叫声。他叹了口气说:

“真造孽,早知这样,我不该送她来,要是我不送她,也就不会有这回事了。”

那位蒙面女士正是琴恩。她走上金凯德号,看看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她不知道泰山父子俩在哪里,她一心想趁现在四下无人,正好找找丈夫和儿子。她一直向船舱走去,找到舱门,就顺着梯子往下走。这里是船的前半部分,两边的小房间都是船上工作人员住的舱房,中间一大间是食堂。她一心想找泰山和杰克,没有注意到自己进来之后,已经有人把舱门关上了。琴恩在食堂里转了一圈,只觉得一间间舱房里,既不见人影,也听不见声音,有点阴森森的,这时她已觉察到,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舱里寂静无声,这寂静中像包藏着无限凶险,使她感到恐怖。她轻轻地去推那些房门,都是一推就开,但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她精神完全集中在探寻上了,外面在起锚开船,她都毫无觉察。当她推右手边最后一扇门时,门也是一推就开了,冷不防她却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坐在屋里,似乎就是在等什么她自己送上门来。门一开,他刚看见她,就跑过来一把抓住她,尽力把她拖到房里去。

琴恩猝不及防,被他猛力一拖,吓得大叫了一声,那家伙怕船离岸还不远,这么大的叫声,若被岸上警察听见了,会惹出麻烦来,于是用力捂住她的嘴,恶狠狠地低声说:

“我尊敬的夫人!等离岸远一点,你爱怎么喊就怎么

人猿泰山3

喊,哪怕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管你,现在你可给我老实点,别惹老子使出厉害的来!”

琴恩听那人说话的声音,觉得耳熟,于是转过头去仔细端详他的脸,只见那人满脸胡须,那家伙见琴恩在看自己的脸,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当琴恩认出那人是谁时,不自觉地吓得倒退了两步,神情紧张地说:

“瑟朗先生!尼古拉·罗可夫!”

罗可夫得意地狞笑着,用一种流氓动作向琴恩行礼说:

“不错,正是我!是一向赏识你的我!琴恩小姐,不!格雷斯托克爵士夫人!别来无恙?”

琴恩无暇理睬他这种戏弄态度,急切地问:

“我的孩子呢?他在哪里?快交给我!罗可夫先生!不管你怎样残忍,你总不能不念当初沉船之后,咱们共同度过一段生死与共的日子,看在共过患难的分上,告诉我,我的儿子在哪里?他在这条船上吗?假如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把孩子交给我这个当母亲的吧!”

罗可夫说:“你想要孩子倒也不难,如果你肯按我说的去做,我决不伤害你儿子。你应该明白,你可不是我原来想请的客人,你是自投罗网来的。你既然鼓起勇气来了,自然会有好处。”他又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这么好的运气,我还真没想到!”

罗可夫说完,就到甲板上去了,从外面带上舱门,把琴恩关在里面。在这以后,隔了很多天,琴恩再没见到过他。原因是金凯德号出了海口之后,遇到了大风浪,船颠簸得非常厉害,罗可夫是不惯于海上生活的,自然支撑不住,晕了

人猿泰山3

船,大吐不止,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琴恩这些天被困在船舱里,每天有个俗不可耐的瑞典人来给她送饭,他是金凯德号船上的厨子,名叫斯文·安德森。这人身材很高,满脸长着黄色的长胡须,面貌丑陋,尤其那两只手,仿佛从来就没洗干净过,指甲又长,里面积满了污垢,如果谁看到他的指甲抠进食物里去,就是肚子再饿,也会吃不下去的。他是个又阴沉又可怕的家伙,那两只小蓝眼睛挤在一起,紧贴在鼻梁两侧,总是斜着眼睛看人,放出一种凶狠锐利的光。他的动作特别敏捷,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像一只猫一样。腰里围着一条油晃晃的围裙,也像从来不洗的。随身挂着一把雪亮的长刀,不知做什么用,看他那副样子,好像只要一言不合,他就可以拔刀相向似的。

琴恩虽然常常背着他把食物扔到海里去,但每当安德森来送食物的时候,她总是勉强装出笑脸,向他道谢。她总疑心这个厨子是罗可夫派来监视她的。她自从自己闯到这条船上来之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她心中时时牵挂的就是丈夫和孩子,不知他们到底怎样了。她猜度杰克一定也被藏匿在金凯德船上,估计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她更为担心的却是泰山,他和罗可夫仇怨很深,泰山又曾主持正义,按照法律把罗可夫送进监狱,判了无期徒刑,如今泰山被罗可夫诱骗上船,正是他报仇的好机会,岂有轻易放过的道理?不知泰山还有没有逃生的希望,琴恩为这件事,日夜悬心。

这时的泰山,却静静地躺在另外一间黑暗的船舱里,他